



# 森林中的火光

• 独幕话剧 •

顧 工 著

獨幕話劇

# 森林中的火光

顧 工

重慶人民出版社

書号：3091

**森林中的火光**

(文学藝術)

作 者：顧 工

封面作者：丰 中 鉄

出版者：重慶人民出版社  
(重慶李子壩建設新村91号)

印刷者：重慶市印製公  
(重慶棗子嵐垭17号)

發行者：新華書店重慶發行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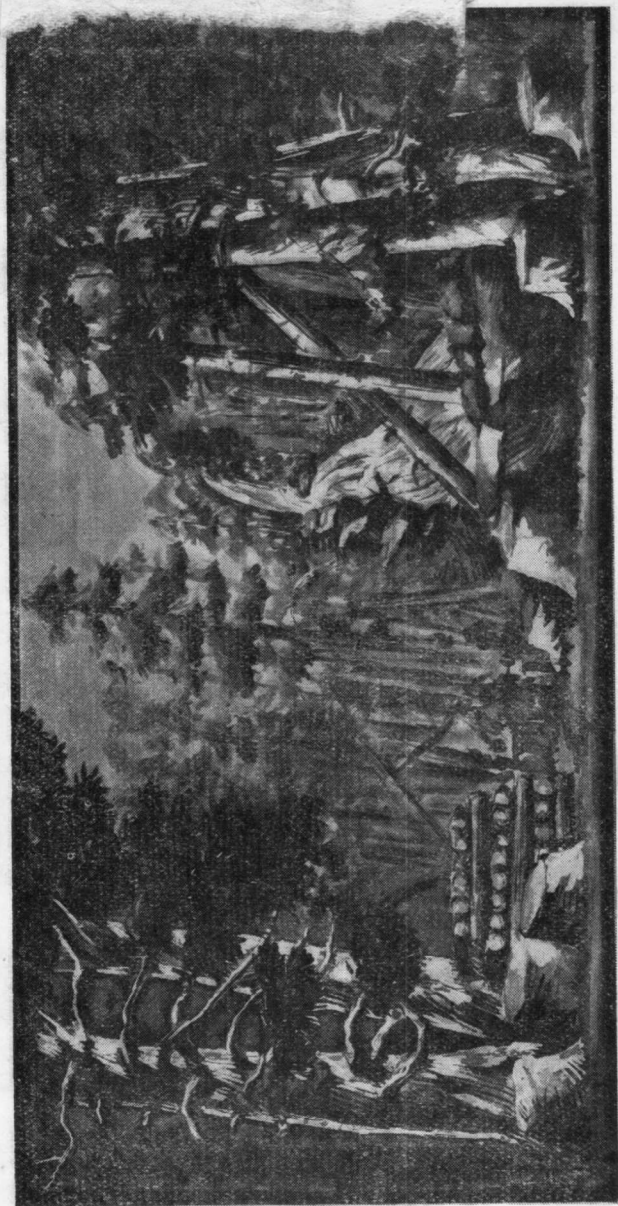
字數24千 開本787×1092 $\frac{1}{16}$  印張1 $\frac{1}{2}$   
(重慶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〇一號)

1—7,000 1956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定價：一角四分

予 非 作

舞 台 設 計



**時 間：**一九五四年的春天。

**地 點：**西藏高原。

**人 物：**曲貞：女，藏族民工，伐木組組長。

紫仁：女，藏族民工，伐木組組員。

多西：女，“藏族民工，伐木組組員”。

郎杰：男，藏族民工，伐木組組長。

巴桑：男，藏族民工，伐木組組員。

藏族民工，伐木組的男女青年們。

解放軍連長。

解放軍排長。

“森林測量隊隊員”。

**佈 景：**舞台的後側面，是一片黑壓壓的馬尾松的森林，雲雲的松葉和密密的針葉，彎垂下來。上面還糾纏着一些開花的葛藤，和綠鬚般的寄生植物。

靠舞台前面的樹樑，已被斧鋸伐去，只留下了一截截矮凳般的樹樑。明媚的陽光，從這空隙中直瀉進來，在鋪着厚厚的枯葉的地上，在成堆的橫睡着的樹幹上，印下黑白分明的斑斕的圖案。

一道清泉，盤繞着樹根，曲曲折折地流了出來。在經過附着綠苔毛的岩石時，直沖了下來，形成一道噴着白沫的光潔的小瀑

布，發出很像林梢低語般的“嘩嘩”聲，

不見影子的鳥雀在比着嗓音：“啾啾”地、“咕咕”地、“唧唧  
喳喳”地……。

—

（一個健美的姑娘——曲貞，坐在瀑布旁邊。她把腰彎向前面，散開了一頭烏亮的長髮，讓湍急的奔瀉不盡的水流沖洗着。一個溫厚的青年——郎杰，拿着一朵紅艷艷的紙花，傾心地站在她的旁邊。）

郎 杰：（情不自禁地）還是讓我來幫你洗洗吧！用我這一雙熱情的手，是可以把你的頭髮洗得更黑、更亮的。

曲 貞：不要，不要吧！你還是老老實實地站在邊上，好好地拿着我的這朵紅花。可別讓風把它吹壞了，也別讓水把它打濕了。

郎 杰：好吧——不過你要是讓我幫你洗頭的話，我不會把這朵光榮花丟在地下，我可以把它戴在我的頭上。

曲 貞：那怎麼能行呢！這朵紅花是解放軍的張連長，在慶功大會上，親手給我戴上的呀！

郎 杰：（負氣地）哼！在這次伐完樹，下山以後，我也會戴上一朵的。

曲 貞：（有意地刺激）可惜這朵紅花，不是花錢能夠買得來的。

郎 杰：我不用錢去買，我會用我們的力氣，去得到它。

曲 貞：你們的力氣嗎？也許你們的力氣是很大吧？可惜都沒有用到斧頭和龍鋸上。不然爲什麼你們的那個伐木組，比起我們的伐木組來，每天總要落後兩三根呢？

郎 杰：（不服地）那是我們組的小伙子，對你們的謙讓。哼！我們要是真幹起來的話，你看着吧！第一天，會比你們多砍五根；第二天，會比你們多砍十根；第三天，會比你們多砍十五根；到了第四天……

曲 貞：（打斷他）你聽——

郎 杰：（摸不清）聽什麼？

曲 貞：百靈鳥，叫得多好聽。

郎 杰：是啊，真好聽。（也快活地學着叫了兩聲）

曲 貞：（嘲哂地）叫得是真好聽，可惜真幹起活來，他就不行了。

郎 杰：（赧然微笑）你的嘴啊！就好像是一張拉彎了的弓；可是你的話啊！那真是比箭還要厲害——洗完了嗎？我給你把這朵花戴上吧！

曲 貞：不，我的頭髮，還要放在太陽底下晒一晒呢！

郎 杰：（拿着花又聞了一聞）真是香極了。

曲 貞：奇怪，你的鼻子真聰明，從紙花裏面還能聞出香味來！

郎 杰：是啊！因爲這朵紙花，每天都在你的頭髮上面開放——說真的，曲貞，等我們把公路修好以後，你跟我一起到我的家鄉去吧！我們的家鄉，照到了毛主席

的陽光以後，水草是越來越茂盛，牛羊是越來越肥胖了。你跟我一起到我的家鄉去吧！

曲 貞：（突然不好意思起來，用黑髮把羞紅的臉捂住。）

郎 杰：（輕輕地撫着她的肩，誠懇地）你說好不好？——你說 好不好？

曲 貞：（把髮分到兩邊，露出褪去了紅暈的端莊的臉來）不，我還是要回我的家鄉去。我聞到過很多很多的麥田，可是我總覺得我們家鄉的麥田，是最香最美的。

郎 杰：可是你要是到了我住的那片草原——解放以後的那片草原，你會哪兒都不想去的。（神往地）早晨，掛在牛脖子上的銅鈴，在清清亮亮地“噹噹”地響着；一羣羣的綿羊在吃着草，發出一片“咩咩”的聲音，好像整個的草原，都在輕輕地對你說話。

曲 貞：可是你也沒到過我住的那個村子。你可以翻過一千座雪山；你可以跨過一萬道河流，可是你決不能找到我們這樣好的村子。現在這個時候，桃花已經開放了，無數的花瓣，把住的房子也遮蓋起來。人簡直不像住在村子裏，倒好像是住在一朵粉紅色的雲彩裏面。

郎 杰：我們那裏沒有粉紅色的雲彩；可是我們那裏有五顏六色的晚霞。曲貞，你將來還是跟着我去吧！我們在白色的帳篷裏，結了婚以後，可以每天一起坐在軟墊上，喝新鮮的奶子；可以每天一起騎着馬，在草原上奔跑。那草原哪，平得像一面大鏡子，閉着眼睛跑

一天一夜，也不會被什麼東西絆倒。

曲 貞：（真被吸引住了）我真喜歡騎馬。解放以前，我就天天盼着有一匹馬；解放以後，我就來參加修路，我把我的工資，買到了一匹好馬。可是我總摸不到騎牠，牠要幫着翻地、揀草、碾青稞……

（她一面說着，一面把頭髮編成辮子。郎杰也幫着她來編。）

郎 杰：對，除了馬以外，我們那裏還有很多很多的牛。最有趣的是在擠奶的時候，那白白的奶子，就像——就像這條瀑布一樣，“嘩嘩”地往下流着。一會兒就灌滿一大桶，一會兒就灌滿一大桶，提着回去，馬上就可以煉酥油了……

曲 貞：（頗感興趣地）你們那裏也有煉酥油的長木筒嗎？

郎 杰：當然有啊！煉完酥油以後，我還可以幫助你來洗頭，編辮子——你看，我把你的辮子編的多好看，簡直像是一根孔雀的羽毛。曲貞，就讓我們每天這樣生活，永遠這樣生活吧！

曲 貞：（羞得不知如何是好）不，等到你們組，每天能比我們組，多砍十五根木料的時候，再說吧！（脫身跑掉）

郎 杰：（惘然若失）曲貞，曲貞——

曲 貞：（又回過臉來）等砍完了木料，等架起了大橋，等你帽子上也戴上了紅花的時候，再說吧！（笑着跑下）

郎 杰：紅花，（猛然驚覺地舉起手中的紅花）啊！曲貞，快回來拿吧！你的這朵光榮花。

曲 貞：（又跑了回來）啊呀！我怎麼能把這朵花都忘了呢？

（在曲貞接過紅花時，郎杰把她的手緊緊地攥住。）

郎 杰：（深情地注視着她）曲貞，你要是真愛我的話，你就連我這根紅腰帶也接過去吧！這上面還繡着我的名字。（他從腰上，解下一圈紅絲織的腰帶）

曲 貞：（把紅花戴了起來，但對這根腰帶，却羞澀得連手都抬不起來，更伸不出去了。）

## 二

（一個愛鬧而自負的姑娘——紫仁，撥開雜亂的矮叢，露出了窺探的水晶晶的眼來。）

紫 仁：（笑着跳了出來）你們大家快來看哪！多好玩呀！有一隻笨烏鴉，落在金絲雀的旁邊了。你們大家快來看哪！

（她的叫喊，引來了一羣姑娘。因為今天是休假日，所以她們都打扮得很豔麗：有的繫着花園裙、有的披着彩色的格子布、有的在辮梢上飄着絲穗……）

姑娘甲：（好奇地向樹枝上張望着）在哪兒哪？在哪兒哪？

姑娘乙：是啊！我怎麼看不見哪？我沒看見啊！

紫 仁：（調皮地）不、不，你們別淨往天上看；你們也對地下瞧瞧呀！（指着郎杰和曲貞）就在這兒哪！

（姑娘們都恍然大悟地哄笑起來。有的羞着郎杰說：“郎杰，郎杰，笨烏鴉！”有的却圍着曲貞說：“曲貞，曲貞，金絲雀”……）

紫 仁：（走上前去）曲貞，你要是不想收下這根腰帶的話，那麼還是交給我吧！（拿過腰帶）你們大家看着呀！郎杰剛才是這樣捧着的，他說：“曲貞，你要是真愛我的話，你就連我這根紅腰帶也接過去吧！這上面還繡着我的名字呢……”

郎 杰：（搶上前去，又把腰帶奪了回來。帶着愧容地）你這隻多嘴的鸚鵡，捲起你的舌頭來吧！不然，它就會嘗到我的小刀。

紫 仁：（嘴不饒人地）可是你這根只會談情說愛的舌頭，割下來扔在大山裏，老鷹看見了，都不會來啄一口的。牠嫌這根舌頭太笨啦！

（她說得姑娘們又前仰後合地大笑起來。）

郎 杰：（正在窘迫不堪的時候，瞥見了自己小組的同志，就獲救般地高呼）巴桑——

### 三

（一個雄氣赳赳、從不服氣的小伙子——巴桑，帶着幾個穿皮靴的青年上。）

巴 桑：啊！郎杰，我們問遍了森林裏的樹木，都沒有問到你，原來你是跑到鸚鵡的巢裏來了。走吧！你還是帶着我們砍樹去吧！

曲 貞：砍樹？今天是放假的日子呀！

巴 桑：放假？還放什麼假呀，我們在家裏的時候，從來沒有放過假；我們在放牛放羊的時候，從來也沒有放過假。今天，我們爲我們自己、爲我們的毛主席，來修路、來架橋、來砍樹，我們爲什麼就要放假呢？

曲 貞：放假，這是解放軍定的規矩呀！

姑娘甲：解放軍說的：放假的日子就一定要放假，你還能不聽解放軍的話嗎？

紫 仁：你們想在放假的日子裏，多幹一點活兒，偷偷地趕過我們去嗎？告訴你，這是不行的，你們小組每天都要比我們落後。

姑娘乙：我們每天都要比你們多砍兩三根樹。

姑娘們：你們的小組，是永遠趕不上我們的。

紫 仁：卓瑪，你快去把我們的紅旗扛來。

姑娘乙：好。

姑娘們：我們也去！（都跟着跑下去了）

巴 桑：郎杰，你怎麼總不說話呀！是你的舌頭嚥到肚子裏面去了？還是這羣丫頭們欺負了你？

紫 仁：不，他是在愛情的釘子上碰了一下：“咚”，把額頭上碰了一個大包。

曲 貞：紫仁，你的嘴也該像河邊的蚌殼一樣，緊緊地閉上啦！

紫 仁：怎麼？曲貞，你也幫着他說話嗎？

（這時，姑娘們都嘻嘻哈哈地打着“模範小組”的紅旗來了。她們高傲而炫耀地舉着紅旗，在郎杰、巴桑等面前，旋繞了一

圈。)

紫 仁：(拿着紅旗，神氣十足地站在高處)大家都睜開美麗的眼睛來看看吧！這是我們模範小組的紅旗，這是我們模範小組組長的紅花。(指着閃爍在曲貞髮上的紅花)可是，大家再看看他們那個小組吧！他們什麼都沒有——

姑娘們：(快活而自豪地附和)是啊！他們什麼都沒有。

(巴桑洩氣地坐在一根樹樁上；另外幾個青年，也有些徬徨不安、無地自容。)

紫 仁：你們看，他們的頭上沒有紅花，他們的手裏沒有紅旗，可是他們的小組長郎杰，却有一根紅腰帶。他還想和我們的小組長曲貞，來求婚哪！

姑娘們：(故作驚異地)求婚嗎？

紫 仁：是啊！大家想想看，這怎麼能配得上啊！

姑娘們：是啊！這怎麼能配得上啊！

紫 仁：將來砍完了木料，架起了大橋，汽車從橋上面走過的時候，汽車也會對他們小組說的：“羞啊！羞啊！”因為他們在建設自己的土地、建設新西藏的時候，沒有盡最大的努力，從草原上來的小伙子，反倒比從青稞地裏來的姑娘落後了。

姑娘們：落後得多啦！

(這下可把年輕的小伙子們都激動得沉不住氣了。)

巴 桑：(站起來，大聲地喧嚷)不會的，我們的小組會追上你們。今天落在你們的後面，明天就會走在你們的前

面，不會永遠是這樣。

郎 杰：（也奮發起來，昂然地走到紫仁前面，握住了她的紅旗）對，巴桑的話是對的：不會永遠是這樣。紅旗不是山上的神樹，長在那裏，就永遠不動地長在那裏；紅旗——它是獎給有力氣有智慧的人；它是獎給愛祖國、愛西藏的人。所以紅旗今天拿在她們的手裏；到明天也會扛在我們的肩上。

巴 桑：（情緒頓時高漲）對，還有那紅花——

郎 杰：紅花嗎？今天她們戴着一朵，明天我們會戴上兩朵。

巴 桑：對啊！對啊！

（巴桑竟樂得手舞足蹈起來，小伙子們也跟着一起跳——向姑娘們顯示着自己內心的歡樂和不屈。）

大鷹飛來了，

密密的森林啊！

快向兩邊閃開，

不然大鷹的翅膀，

伸展不起來。

（姑娘們的自豪感，幾乎要被小伙子們的自信心給壓倒了。）

紫 仁：（不服氣地）我們為什麼不跳啊！我們會比他們跳得更好。

姑娘們：對，跳吧！

（姑娘們衝進小伙子們舞蹈的漩渦，一起轉起來。）

大鷹飛來了，

高高的雪山啊！

快向兩邊閃開，  
不然大鷹的翅膀，  
盤旋不起來。

(曲真正好和郎杰跳到了一起。)

曲 貞：你剛才那幾句話說的很好，不過我還是希望你別像百靈鳥一樣，光唱的好聽。

郎 杰：我不光會唱，我也會很好地跳。

曲 貞：今天晚上，我們小組要在山腳底下的大草壩子上，舉行一個舞會。跳鍋莊、跳絃子，你也來參加嗎？

郎 杰：(爲難地)我多想去，可是我不能，晚上我要是走了，我們小組的木料誰來看哪？

(兩人說着，轉進了樹樑的後面。)

(誰知紫仁和巴桑也會在一起，跳到前面來了。)

紫 仁：今天你們還要去砍樹嗎？

巴 桑：不了，今天是個放假的日子，跳舞的日子呀！聽說你們小組，要在山腳底下的大草壩子上，舉行舞會嗎？

紫 仁：是啊！

巴 桑：我一定來參加。你和我一起跳雙人的踢躑舞好嗎？

紫 仁：(難過地)不行，我不能去。曲貞說：這次輪到我留在山上看木料啦！

(他倆也轉進了樹樑的後面。)

姑娘甲：(停止了舞步)曲貞，現在咱們小組去挖一點松香吧！晚上跳舞的時候，好把火燒的更旺、更亮、更好看。

曲 貞：對，姑娘們，停一停，現在我們去挖松香吧！晚上再

來好好地跳一跳。慶賀我們的這面模範紅旗；慶賀我們在修路當中得到的快樂；慶賀解放軍給我們帶來的光榮和幸福。

姑娘們：好，走吧！走吧！快去吧！

（姑娘們說笑着消失在樹叢中。小伙子們也隨着下去了。巴桑心慌意亂地叫着：“紫仁、紫仁”，也跟着跑下。）

#### 四

（郎杰一人在台上出神地站了會兒，又拉下紅腰帶來看了看。不知是由於歡悅，還是失望，他把腰帶貼在自己的臉頰上。片刻，又把腰帶掖到了腰上。他正要向別處走去的時候，看見一位年紀不算很輕的“姑娘”，又走回來了。）

（多西上——她給人的第一印象總是婉和而含情。）

多 西：郎杰，你怎麼還在這兒啊？是流水的聲音把你迷住了？還是鳥雀的歌唱把你聽呆了？

郎 杰：（沒有留意她的話）啊！什麼？什麼也不是……你怎麼沒去挖松香哪？

多 西：松香什麼時候都可以挖到；可是和你說話的機會，倒是非常難得。

郎 杰：你要對我說什麼哪？多西。

多 西：坐下來好嗎？

（多西拉着郎杰坐在一起，並又稍稍地靠近他。）

多 西：（從地下拾起一個松菓）你喜歡吃松子嗎？

郎 杰：（不置可否地微笑了一下。）

多 西：（把剝出來的松子，一顆顆地放在他的手心上）一顆松菓裏面含着這麼多松子，可是我心裏含着要對你說的話，真是比這松子還要多得多。

郎 杰：（把松子倒進自己的嘴裏）那你就快說吧！

多 西：（又把松子給他，他拍拍手表示不要了。她便放在自己的嘴裏，不在意地一點點地嚼着）我心裏覺得很亂，好像一團沒有梳理過的羊毛。

郎 杰：那我就幫着你來梳理梳理吧！

多 西：我真覺得很難過，曲貞對你是那麼傲慢，紫仁又對你那麼沒有禮貌。她們簡直都把自己看作是萬能的女神，而把你呢？只是當作一隻蠢笨的烏鴉。看到這種情形，我真是覺得難過。

郎 杰：（不喜歡她這種同情的語調）這有什麼可難過的呢！我倒覺得很快活。

多 西：快活嗎？她們剛才是在侮辱你呀！

郎 杰：不，這不是侮辱，我認為這是競賽。我記得在牧場上賽馬的時候，我常常用取笑的口氣，對跑在我後面的小伙子喊：“喂！你是一個騎手？還是一頭駱駝啊？要是一個騎手的話，就請你揮起你的馬鞭子，趕上來吧！”

多 西：可是這跟賽馬不同……

郎 杰：是啊，這跟賽馬不同。賽馬只是爲了得到一張潔白的羊皮，或是幾塊鮮嫩的鹿肉；而這種伐木的競賽，